

歸有光〈畏壘亭記〉與〈莊子•庚桑處〉之關係

張宜誼、葉蓁芸

摘要

從〈畏壘亭記〉中了解歸有光和〈莊子•庚桑處〉的連結是此研究的主要目的。本論文分成五個章節：第一章、前言；第二章、歸有光的生平，共有三小節，分別從家庭、科舉和亂世下筆；第三章、歸有光〈畏壘亭記〉和〈莊子•庚桑處〉之連結性；第四章、歸有光於〈畏壘亭記〉中引用〈莊子•庚桑處〉的目的；第五章、結論。筆者試圖從歸有光的生平經歷考察他的心境轉換，結合〈莊子•庚桑處〉的思想，得知歸有光在人生失意時，將自身投射於莊子思想，在艱苦的境地中尋求短暫解脫，卻仍堅持志向，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中舉並報效國家。

壹、前言

莊子稱：庚桑楚得老聃之道，居畏壘之山，其臣之晝然智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，擁腫之與居，執掌之為使。三年，畏壘大熟。畏壘之民，屍而祝之，社而稷之。¹

這是歸有光於〈畏壘亭記〉中引用〈莊子·庚桑處〉的文字。歸有光被視為一個儒學者，卻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且大篇幅引用莊子，筆者疑惑為何歸有光在〈畏壘亭記〉中引用莊子庚桑處，是思想的轉變抑或是人生經歷的切合使其認同莊子思想？因此筆者想研究歸有光在〈畏壘亭記〉中大篇幅引用莊子的目的，以及此與歸有光人生經歷的連結。在過去探討歸有光文章與莊子思想之關聯的相關研究有：高春花《歸有光散文與莊子之關係談》、謝明陽《歸有光文學視域中的莊子解讀》，在謝明陽《歸有光文學視域中的莊子解讀》中也提到，〈畏壘亭記〉是歸有光文章與莊子關係最深的作品，更加深了我們對於此篇文章的研究動機。因此，筆者將由歸有光的生平為出發點，探討他的人生經歷與〈畏壘亭記〉中的莊子思想之關係。

貳、歸有光生平

歸有光生於明武宗正德元年(1506)，卒於穆宗隆慶五年(1571)，享年 66 歲，是蘇州府崑山縣人。據說其母親懷胎時「家數見徵瑞，有虹起於庭，其光屬天」，故命為有光。而歸有光〈畏壘亭記〉的寫作背景深受三個層面影響，一是其家庭情感上的挫折，二是科舉不順，三是身處亂世。

一、家庭

1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畏壘亭記〉，頁 427

在歸有光三歲時，他的高祖父去世，從此歸家便由盛轉衰，即使他的曾祖父中了鄉試還被任命為知縣，但仍然保不住歸家的聲望。在歸有光八歲時，他的母親周孺人去世，周孺人十六歲時來歸，十八歲時生下歸有光，得年二十六歲。周孺人對歸有光的影響深遠，歸有光在〈先妣事略〉中寫到：

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孺人卒。諸兒見家人泣，則隨之泣，然猶以為母寢也。傷哉！”²

因為周孺人過世的時候，歸有光還太小，母親過世卻還以為睡著了，歸有光長大時回想起此事，內心的悲痛可想而知。

孺人不憂米鹽，乃勞苦若不謀夕，冬月爐火炭屑，使婢子為團，累累暴階下。室靡棄物，家無閒人。兒女大者攀衣，小者乳抱，手中纫綴不輟，戶內洒然。遇童僕有恩，雖至捶楚，皆不忍有後言。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，率人人得食。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，皆喜。³

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。每陰風細雨，從兄輒留，有光意戀戀，不得留也。孺人中夜覺寢，促有光暗誦《孝經》，即熟讀無一字齟齬，乃喜。⁴

可以看出周孺人雖然年輕，但對子女的管教很嚴格，不但治家勤勞，對孩子的教育也很上心。在歸家家道中落的時候，周孺人如此勤勞節儉持家，待人如此寬厚，對歸有光的教育也很重視，這些事情在歸有光幼小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對他將來做人處事有很深遠的影響，這點從〈家譜記〉中也可得知：

2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十五〈先妣事略〉，頁 594

3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十五〈先妣事略〉，頁 594

4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十五〈先妣事略〉，頁 594

有光七八歲時，見長老，則牽衣問先世故事。蓋緣幼年失母，居常不自釋，于死者恐不得知，于生者恐不得事，實創鉅而痛深也。⁵

周孺人死去不久，歸有光的外家周氏也發生了大禍，因為周家有羊狗之癖的家族病史，所以歸有光的親戚一個接者一個死去，只剩下他的外祖父和二舅舅兩人而已。

二十三歲時，歸有光的元配魏孺人來歸，魏孺人是周孺人生前所聘定的，也是崑山縣人。

先妻魏氏，光祿寺典簿庠之女，太常卿諡恭簡公校之從女也。恭簡公為當世名儒，學者稱為莊渠先生云。先妻少長富貴家，及來歸，甘澹薄，親自操作。時節歸寧外家，以有光門第之舊，而先妻未嘗自言，以為可以自給。及病，妻母遣人日來省視，始歎息，以為姐何素不自言，不知其貧之如此也。嘗謂有光曰：「吾日觀君，殆非今世人，丈夫當自立，何憂目前貧困乎？」事舅及繼姑孝敬，閨門內外，大小之人，無不得其歡。人以為有德如此，不宜夭歿，而生一子甚俊慧，又夭。僅存一女。天道竟不可知矣！⁶

從〈請敕命事略〉中可以看出，魏孺人雖然不是歸有光親自選擇的妻子，但家世出身好，個人的教養也好，不但不嫌棄歸有光貧困，還認為他「非今是人」，所以歸有光非常感激懷念她，可惜魏孺人六年後就因為婦女病而過世了，可以說是歸有光的一大打擊。

三十歲時娶了繼配王孺人，從〈畏壘亭記〉中：

5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家譜記〉，頁 436

6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十五〈請敕命事略〉，頁 596

余妻治田四十畝，值歲大旱，用牛輓車，晝夜灌水，頗以得穀。⁷

不但說明了王儒人的勤勞能幹，更說明了歸有光的生活困苦，連年苦旱下幸虧有王儒人，才能度過難關。

年十八來歸，不失婦道。撫前子，愛甚己子。前子死時，哭之悲，病遂亟。其聰明慈愛，蓋天性也。魏氏生時，有光方年少，為諸生。及王氏，方鄉舉，家益貧，歷歲歲北上辦裝及下第之窮愁。⁸

王儒人不但守婦道，且視前妻之子如己出，即使歸有光屢次北上應試又屢次落第，使生活更困苦，但王儒人並未離去，而是籌措生活所需開銷，為歸有光的仕途之路提供了一個堅強的後盾。⁹

二、科舉

《明史》中提到歸有光：

九歲能屬文，弱冠盡通五經、三史諸書，師事同邑魏校¹⁰。

在《震川先生集》中，就有收錄歸有光十歲的作品〈乞醯〉，此文章並不是小孩子的童言童語，而是上千字的議論文。在《論語》中有孔子批評微生高的記載：

子曰：「孰謂微生高直？或乞醯焉！乞之其鄰而與之。」¹¹

7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畏壘亭記〉，頁 427

8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十五〈請救命事略〉，頁 596

9 參考文獻：呂新昌：《歸震川及其散文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8）

10 清·張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七〈文苑傳三〉，頁 7382

11 朱熹注，朱鳳五導讀，龔鵬程總策畫：《論語》（臺北：金楓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 71

孔子藉由此事告誡世人：君子立足在仁道上，仁道的本質就是「直」，培養「直」是學做君子的功課，而正直的人是不應委曲的：

故天下之理，求之于我恆不窮，求之於物恆有盡。順之於天恆有餘，矯之於人恆不足，蓋理在我而不在物，理有天而無人也。¹²

而歸有光年僅十歲，卻能憑藉孔子的一句話得出道理，是很不容易的。由於家道中落、外家周氏的不幸，更刺激了歸有光發憤圖強的決心。

余自束髮，讀書軒中，一日，大母過餘曰：「吾兒，久不見若影，何竟日默默在此，大類女郎也？」比去，以手闔門，自語曰：「吾家讀書久不效，兒之成，則可待乎！」頃之，持一象笏至，曰：「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，他日汝當用之！」¹³

從〈項脊軒志〉中可以看出歸有光十九歲時於項脊軒中是如何辛勤苦讀，也可以得知歸家把所有希望寄託於歸有光身上。而歸有光不負眾望，在二十歲的那一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蘇州府學生員，同年原本想趁勝追擊考取舉人，但卻不幸落榜。之後便邁入長期的科舉路程，歸有光每三年都會參加應天考試，但一直到第六次鄉試，三十五歲時才成功當上舉人。二十六歲時歸有光第三次鄉氏落第，他在〈尚書別解序〉提到：

嘉靖辛卯，余自南都下第歸，閉門掃軌，朋舊少過。家無閒室，晝居於內，日抱小女兒以嬉；兒欲睡，或乳於母，即讀尚書。¹⁴

12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別集卷一〈乞醮〉，頁 714

13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項脊軒志〉，頁 430

14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〈尚書別解序〉，頁 50

可以看出歸有光在連續三次的失敗中受到打擊，但並不影響他想中舉的決心，孩子睡著後就開始研讀書籍，為下次考試做準備，然而在二十九歲時，第四次鄉試又失敗了。

甲午丙申三歲中，有光應有司之貢，馳走二京，提攜二孤，屬之外母。

15

從〈祭外姑文〉中可以得知歸有光為了應試，把他女兒、兒子寄養在岳母家中，為了能夠中舉、能夠振聾發聵以報國，這些都是不得已的。三十五歲時第六次參加鄉試，終於以第二名的成績中舉，之後便繼續奮發向上往進士之路邁進，但一走卻走了整整二十六年，連續考了九次，直到六十歲時才中進士，而在六年後就離世了。

三十七歲時搬到安亭，三十八歲時在安亭講學，四方來請教歸有光學問的多達數百人，這些門人尊其為「震川先生」。

徙居嘉定安亭江上，讀書談道。學徒常數百人，稱為震川先生。……有光為古文，原本經術，好《太史公書》，得其神理。時王世貞主盟文壇，有光力相抵排，目為妄庸巨子。世貞大憾，其後亦心折有光，為之贊曰：「千載有公，繼韓、歐陽；余豈異趨，久而自傷。」其推重此。……有光制舉義，湛深經術，卓然成大家。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，世並稱歸、胡。16

從《明史》中可看出，縱使歸有光考了六次才上舉人、九次才中進士，久困於試，但他的聲望已經在不斷奮鬥中培養出來。17

15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三十〈祭外姑文〉，頁 674

16 清·張廷玉：《明史》二百八十七〈文苑傳〉，頁 7383

17 參考文獻：呂新昌：《歸震川及其散文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8）

三、 亂世

歸有光的一生經歷了武宗正德、世宗嘉靖及穆宗隆慶三個朝代。這時期最大的政治社會特色就是：朝綱腐敗，走上衰亡之途。從〈畏壘亭記〉：「予獨愛其宅中閑靚，壬寅之歲，讀書於此。」、「予妻治田四十畝，值歲大旱」¹⁸可得知歸有光著〈畏壘亭記〉應於壬寅之歲後數年，也就是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後。在嘉靖年間，政治歸於內閣，且內閣首輔更換極勤，朝中大臣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寵愛以獲得官職，於是這個時期的內閣成員，大都想盡各種方法來投皇帝所好。

世宗好生長術，內殿設齋醮，幻想長生不老，大臣們紛紛以撰寫青詞¹⁹為能事，《明史·袁煒傳》云：「自嘉靖中年，帝傳事焚修，詞臣率供奉青詞，工者立超擢，卒至入閣。時謂李春芳、嚴訥、郭朴及煒為『青詞宰相』夏言、嚴嵩、徐階也無不都是撰寫青詞的高手，尤其是嚴嵩，媚上欺下的手段是十分高明的。」²⁰

在這種情況下，內閣成員們為了固位保身，往往不留心政治，而一意媚上、欺君愚民，所以政治的腐敗是不可避免的，即使有些首甫有起衰振墮的信心，但在皇帝的專制獨裁下，也很難施展他們的抱負。可以看出歸有光正是在此腐敗政治中，辛苦考試，六賦鄉試、九上春官，到嘉靖四十四年才考取進士。²¹

從以上整理的時間線，可以得知歸有光許多家人都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已經過世了，二十八歲時失去元配魏孺人，三十歲失去女兒如蘭，三十四歲再亡女

18 明·歸有光: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畏壘亭記〉，頁 427

19 青詞：道士祭祀天地神明的祝詞，用朱筆寫在青籐紙上。後成為一種文體。《水滸傳·第七十一回》：「宋江要求上天報應，特教公孫勝專拜青詞，奏聞天帝。」《喻世明言·卷四十·沈小霞相會出師表》：「精勤齋醮，供奉青詞。」

20 楊國楨：《明史新編》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)，頁 207-208

21 參考文獻：楊國楨：《明史新編》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)

兒二二，四十三歲長子夭亡，四十六歲繼配王孺人病卒，他的兩任妻子、他的兒女們都早逝了，甚至歸有光為了中舉連照料家庭的時間都沒有，但是他又頻頻落榜，考了六次才中舉人，又到了六十歲才中進士，四十幾年的光陰都耗費在十餘次的科舉路途上。加上其寫作背景，歸有光所處的時代是亂世，有昏君、有奸臣、有內憂外患。歸有光不但碰上亂世、一再喪妻失子、科舉又不斷失利，且從〈畏壘亭記〉：「予妻治田四十畝，值歲大旱，用牛挽車，晝夜灌水，頗以得穀。」²²可看出其生活困苦，可以說這時候的歸有光真的是處於一個無奈的低潮中，親人的逝去與仕途的不順對歸有光身心的折磨上可謂到達極點。

參、歸有光〈畏壘亭記〉與〈莊子·庚桑處〉之連結性

老聃之役庚桑處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壘之山，其臣之晝然智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；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為使。居三年，畏壘大壤。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「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異之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！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」²³

這是〈莊子·庚桑處〉中的一段文字，介紹庚桑處的來歷以及其到畏壘後發生的事，而此處有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觀點：為何庚桑處身邊的仁者、智者都離他而去，剩下那些純樸的人與之同居共事，而庚桑處卻毫不在意呢？照人之常理來看，人們多半都會希望留在身邊的是聰敏之人，但庚桑處卻不這麼認為，反而自然地接受一切，而人民也十分愛戴他，甚至要為其建廟堂、敬奉他，這一切都是因何而起？

一、畏壘居民與庚桑處的思想衝突

歸有光在〈畏壘亭記〉後半段中引用了〈莊子·庚桑處〉的這段文字，但

²²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畏壘亭記〉，頁 427

²³ 水渭松注譯：《新譯莊子本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7），頁 353

其中有些省略，例如歸有光省略「庚桑子之使然，吾洒然異之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！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」²⁴這一段旨在說明若以一日的收成量計算，是不足以溫飽的，但若以一年的數量來看，則有餘糧，間接證明庚桑處到畏壘後，使得畏壘大熟，人民得以溫飽。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畏壘居民將庚桑處視為聖人一般的存在，幫助畏壘地區收成豐厚，因此欲將其視為神明一樣地敬奉、為其建立廟堂崇拜他。而〈莊子·庚桑處〉的原文接續記載了庚桑處的回應：

庚桑子聞之，南面而不釋然。弟子異之。庚桑子曰：『弟子何異於予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。夫春與秋，豈無得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。』²⁵

雖然畏壘居民將庚桑處視為聖人進而敬奉他，但庚桑楚自己卻否定此觀點，他認為自己只不過是遵循自然之道，並不是刻意為之的結果，如原文中所寫的：「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」²⁶。是運行自然法則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的道理，並不因為他是聖人才造就豐收的結果。正是如此，庚桑處才言：「天道已行矣！」²⁷

二、推翻傳統士人思想

且夫尊賢授能，先善與利，自古堯、舜以然，而況畏壘之民乎？夫子亦聽矣！²⁸

這段話是庚桑處的弟子勸諫庚桑處接受畏壘人民的敬奉而治理此地，他們舉出堯舜時期選賢舉能的例子，試圖說服庚桑處以一位賢人的身分來治理畏壘、為民服務，但說服不成，反而遭受庚桑處的大力反駁，庚桑處認為若推舉賢能者，會使人民間相互傾軋、任用有才智的人會使人民相互欺騙，因此選賢

24 水渭松注譯：《新譯莊子本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7），頁 353

25 同上註，頁 353

26 同上註，頁 353

27 同上註，頁 353

28 同上註，頁 355

舉能並不能使民風淳厚，反而會造成人民間的爭執與衝突。也正是如此才造成子殺父、臣殺君、白天盜賊橫行、光天化日之下破壞他人房屋等等亂行，堯舜正是傳統社會典型的聖賢代表，因此庚桑處認為社會的亂源必定出於堯舜的時代，且流傳下來到千萬年以後，不斷影響世世代代的人。可以於此看出庚桑處不認同傳統「選賢舉能」的觀念。²⁹

而回到開頭的問題，為何庚桑處身邊的仁者、智者都離他而去，剩下那些純樸的人與之同居共事，而庚桑處卻毫不在意呢？從他對於堯舜選賢舉能提出負面評價的反應來看，庚桑處根本不在意身邊的人是否為賢人，他不需要也不願意與賢人共事，對他而言，留下那些純樸的人反而比起賢能者更有幫助。從上述這段推測中可以看出道家「絕聖棄智」的思想觀，在《老子·道德經》第十九章曾經提過：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」³⁰道家思想認為要超越自以為聖、自以為智的境界才能使人民受利，正如老子一直反對智巧，而要求無知、無為而治，老子《道德經》第三章言：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³¹

老子強調不崇尚賢能的名號、要求無為而治，才能真正達到「無不治」的境地。而「絕聖棄智」的聖指的是聖賢的名號，如果君主自以為聖智，只相信自己的才能而不讓人民自然發展，對社會反而有害，所以道家絕聖棄智的思想並不是要唾棄聖賢，而是希望能不去在乎聖賢的名號，才能無為而治，使人民自然生活、發展。³²

從上述兩點分析可以得知〈莊子·庚桑處〉與傳統士人的價值觀有極大的出入，那為何歸有光選擇在〈畏壘亭記〉中提及庚桑處？他是否因為認同莊子

29 參考文獻：水涓松注譯：《新譯莊子本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7）

30 吳怡：《新譯老子解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），頁 154

31 吳怡：《新譯老子解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），頁 21-22

32 參考文獻：吳怡：《新譯老子解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）

的觀點而以此角度書寫？

肆、歸有光〈畏壘亭記〉中引用〈莊子·庚桑處〉的目的

在歸有光的生平中可以看見他在科舉考場上連連失利，考了六次才上舉人、九次才中進士，久困於試。再加上生活困苦，遇上連年大旱，辛勤耕種才有些許收成能溫飽。在〈畏壘亭記〉中寫道：

而於居於此，竟日閉戶。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，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

33

此處使用「荊棘」一詞，不免使人理解為暗喻自己生活情況的艱難，以及在追求功名、考科舉之路的種種不順。

予妻治田四十畝，值歲大旱，用牛輓車，晝夜灌水，頗以得穀。34

從此處可以看出歸有光與其妻的生活條件惡劣，慘澹不堪，遇上連年大旱，且辛勤耕作才終於得到些許收成。相較於庚桑處中寫道：

居三年，畏壘大壤。35

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「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異之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！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」

36

庚桑處來到畏壘之後，只是順應時序而耕作，即得到豐收，又受到人民的愛戴與擁護、甚至說要建立廟堂敬奉庚桑處。這兩個人在完全相反的情境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，也正是如此，歸有光才有資格苦中作樂：

釀酒數石，寒風慘栗，木葉黃落，呼兒酌酒，登亭而嘯，忻忻然。37

在收成得來不易的穀物後，選擇拿去釀酒，接著歸有光和其子在畏壘亭上對飲長嘯，表達自己的志向與心境，是十分愉悅、怡然自得的狀態，雖然心境上是

33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畏壘亭記〉，頁 427

34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畏壘亭記〉，頁 427

35 水渭松注譯：《新譯莊子本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7），頁 353

36 水渭松注譯：《新譯莊子本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7），頁 353

37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畏壘亭記〉，頁 427

「忻忻然」，此處寫景卻是使用「寒風慘慄，木葉黃落」等字眼，強烈形容一個惡劣的情境，但為何他們還能飲酒作對、怡然自得？切合上述所說，歸有光在極度惡劣的情況下仍有閒情苦中作樂，如同〈莊子·讓王〉：

孔子窮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糝，顏色甚憊，而弦歌於室。顏回擇菜，子路、子貢相與言曰：「夫子再逐於魯，削跡於衛，伐樹於宋，窮於商周，圍於陳蔡，殺夫子者無罪，藉夫子者無禁。弦歌鼓琴，未嘗絕音，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？」顏回無以應，入告孔子。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：「由與賜，細人也，召而來，吾語之。」子路、子貢入，子路曰：「如此者可謂窮矣！」孔子曰：「是何言也！君子通於道之謂通，窮於道之謂窮。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，其何窮之為！故內省而不窮於道。臨難而不失其德，天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陳蔡之隘，於丘其幸乎！」孔子然反琴而弦歌，子路拊然執乾而舞。子貢曰：「吾不知天之高也，地之下也。」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通亦樂，所樂非窮通也。道德於此，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，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。³⁸

孔子在面臨陳蔡之難之際，還能如常地彈琴唱歌，保持樂觀的心態，在逆境中能苦中作樂³⁹，與此處歸有光身陷困境還能「呼兒酌酒，登亭而嘯，忻忻然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而在與庚桑處強烈對比下以及與孔子苦中作樂的相似處中，歸有光在〈畏壘亭記〉中引用庚桑處也顯得合情合理，增添了與自身現況的對比性。

歸有光作〈畏壘亭記〉，而畏壘亭是他自己發現進而為此亭命名，在文中也可看見歸有光兩次登亭。第一次是在他發現此亭時：

宅西有清池古木，壘石為山，山有亭，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繞而東，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，華亭九峰，青龍鎮古剎浮屠，皆直其前。亭舊

38 水渭松注譯：《新譯莊子本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7），頁 459-460

39 參考文獻：王志樞：〈天下有志樂—論《莊子》之“樂”〉，諸子學刊第三輯

無名，予始名之曰「畏壘」。⁴⁰

此時的歸有光不但多次考取科舉失敗，生活又困苦，因此推測這時歸有光登亭的心境雖可說平靜，卻不快樂。反觀第二次登亭：

予妻治田四十畝，值歲大旱，用牛挽車，晝夜灌水，頗以得穀。釀酒數石，寒風慘栗，木葉黃落，呼兒酌酒，登亭而嘯，忻忻然。⁴¹

在極度慘烈的情況下，心境卻有了不一樣的轉折，從原先純粹的平靜轉變為「忻忻然」。

伍、結論

結合柯佳君和趙伯陶對於歸有光及〈畏壘亭記〉的評點：

整體而言，歸有光一生所處的明代，在政治上是個內憂外患交互傾軋的紛亂之世。加上三朝皇帝或沉迷聲色，或大權旁落，或享國日淺，所以歸有光傾心政治的原因，正是基於儒生對維護社會安定的一種責任感。

42

歸有光也正是厭倦了科舉拼搏的殘酷性，才一時嚮往歸隱田園之樂的。尋求心靈的淨土儘管只是暫時的歸隱思想，以後他仍要在功名的路上迅跑，然而超然於暫時，不也是一種解脫的方式嗎？⁴³

可以看出歸有光並沒有因為家庭境遇、仕途不順和身處亂世就絕意仕進，反而是更積極於仕途，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振聳發聵以報國救世。而莊子追求的精神思想是看淡人生名利之後的灑脫超然，就像是〈畏壘亭記〉中庚桑楚不刻意追求傳統士人崇尚聖賢的觀念，而是順應時序、行自然之道。這是一種出塵超脫的人生境界，然而歸有光也並不是完全將自己投射於莊子思想中而看淡功

40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畏壘亭記〉，頁 427

41 明·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七〈畏壘亭記〉，頁 427

42 柯佳君：《歸有光家庭文本之女性意識與傳統人格之考察》（嘉義：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2），頁 41

43 趙伯陶選注：《歸有光文選》（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71。

名。而是即使在此亂世以及坎坷境遇中，仍然堅持自己的志向，在科舉之路上奮力奔跑著。因此得知「《莊子》並不是歸有光思想的根本歸屬，只是他失意時的暫時寄託。」⁴⁴

大一上即能有如是完整的論述結構，也對學術論文格式有基本的掌握，值得稱許。須加強仍多，如：我們雖常將老莊併稱，但在第參大項下引述《老子》，恐怕還是不怎麼貼切；第參大項「歸有光〈畏壘亭記〉與《莊子·庚桑處》之連結性」和本文題目近同，似乎無法將該段的重心提煉出來，且與後文的第肆大項「歸有光〈畏壘亭記〉中引用《莊子·庚桑處》的目的」之間如何區隔？「結論」是將整篇論文經討論後，最重要的成果簡要地告訴讀者，避免提到過多前文未談過的內容。往後三年半，繼續努力加油。↵

44 趙伯陶選注：《歸有光文選》（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71

陸、徵引文獻

- 水渭松注譯：《新譯莊子本義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7
- 朱熹注，朱鳳五導讀，龔鵬程總策畫：《論語》，臺北：金楓出版社，1997
- 吳怡：《新譯老子解義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
- 呂新昌：《歸震川及其散文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8
- 清•郭慶藩：《莊子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
- 清•張廷玉：《明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
- 晉•郭象：《莊子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
- 莊子作，傅佩榮解讀：《傅佩榮解讀莊子》，臺北：立緒文化，2002
- 賀榮一：《道德經註釋與析解》，臺北：五南出版社，1985
- 楊國楨：《明史新編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
- 閻建中釋義，李思齊校訂：《南華真經釋義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3
- 明•歸有光：《震川先生集》，臺北：源流出版社，1983
- 歸有光著，趙伯陶選注評點：《歸有光文選》，蘇州：蘇州大學，2001
- 王志楣：〈天下有志樂—論《莊子》之“樂”〉諸子學刊第三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
- 高春花：〈歸有光散文與《莊子》關係談〉，《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》哲學社會科學版，2005
- 謝明陽：〈歸有光文學視域中的《莊子》選讀〉，《東海中文學報》第三十一期，頁 37-60，東海大學中文系，2016
- 柯佳君：《歸有光家庭文本之女性意識與傳統人格之考察》，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2

劉紫璿、楊琬仔〈從〈與韓荊州書〉淺析李白的干謁之路〉

一、前言

（一）、研究動機

在國文課堂中，我們看到李白寫給荊州長史韓朝宗的自薦信——〈與韓荊州書〉，本文內容言之有物、文采斐然，充分展露出其不卑不亢的人格特質，因此我們便對李白之文產生興趣，想了解李白還寫出哪些佳作，在查詢資料的過程中，也看到了他在干謁路途上的經歷。另外，此文屬書說類之書信古文，因此我們想研究、比較李白寫過的作品，此處我們則將焦點集中在干謁文上。

（二）、研究方法

由於李白寫過非常多干謁文，故我們將參考其部分寫過的干謁文章，以及其他的文獻資料，進行各項文本內容的蒐集與比較，透過文獻分析法研究，統整歸納後再整理出此次研究內容。

（三）、研究目的

我們希望藉由文獻資料的研究與比對，能讓我們更了解李白干謁文之特色及其求仕之態度與精神，並且得知李白在干謁之路上的成敗、經歷。

二、正文

李白自年少時便辛勤讀書，〈上安州裴長史書〉：「五歲誦六甲，十歲觀百家，軒轅以來，頗得聞矣。」¹可見他的學識豐富，在創作上更是大放異彩並受到許多人注目，例如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裡有提到：「蘇頲為益州長史，見白異之，曰：『是子天才英特，少益以學，可比相如。』」²這是蘇頲在讀完李白的作品後所作的評語，〈上安州裴長史書〉中亦有提及：「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，白於路中投刺，待以布衣之禮。因謂群寮曰：『此子天才英麗……若廣之以學，可以相比如肩也。』」³李白少年時期便崇拜司馬相如，既視他為學習的對象，又是想要超越的敵人，亦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此事⁴，蘇長史的讚譽想必對李白來說是莫高的推崇；除此之外，李白年紀輕輕便志向遠大，《舊唐書·李白傳》云：「少有逸才，志氣宏放

¹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11月）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62。

²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），卷二百零二，列傳第一百二十七，文藝中，頁178。

³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頁64。

⁴ 清聖祖：《全唐詩》（台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5月初版），卷一百七十，頁126。李白〈贈張相鎬二首·其二〉：「十五觀奇書，作賦凌相如。」。

，飄然有超世之心。⁵」在其詩文中能夠感受到李白宏大的抱負，性情豪邁的他，以奔放自由的大鵬自比⁶，「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九萬里。⁷」如展翅之鵬遨遊於天、傲視萬里四方，也因為知道自己擁有非凡的才幹，李白自命不凡地積極求仕，希望能夠進入朝廷做官得以一展抱負。

（一）、淺談干謁

干謁是為謀求祿位而請見當權的人，唐代科舉制度除了定期考試的貢舉、選拔將帥之才的武舉等之外，還有由官員薦舉方能參加考試的制舉制度，《新唐書·選舉志》有云：

唐制，取士之科，多因隋舊，然其大要有三。由學館者曰生徒，由州縣者曰鄉貢，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。此歲舉之常選也。……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，所以待非常之才焉。⁸

若是以現今運行的升學制度來比喻，制舉就像是特殊選材。有別於常貢之科，制舉是皇帝不定期自詔舉行以徵求非常之才的制度，將由朝廷內外大臣向皇帝推薦人才，至於被推薦者的適合與否，也是諸位長官推薦者被上級評判優劣的依據。事實上，制科選才人數是遠遠少於貢舉的⁹，但因為是由皇帝親自監考取士，在制舉及第後可以立即授予官職，而且位階會高於貢舉及第者；再來因進士科的錄取率極低，終於錄取後還要再經過吏部銓選¹⁰。種種因素造成文人紛紛採取干謁之途徑，透過投書向官員自薦求仕，至盛唐時期此種風氣大為盛行，除了政策方面之外，也與當時社會政治、思想文化以及文人士子普遍的求仕心理有很大的關係。

（二）、李白干謁文之分析

開元十八年（西元730年），當時李白在安陸居住，裴長史上任不久後，毀謗李白的謠言四起，聽信謠言的裴安州因此對他越來越冷淡，為洗刷冤屈，李白做了〈上安州裴長史書〉請求謁見，在首段便道出上書的理由：

⁵ 劉昫：《舊唐書·李白傳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），卷一百九十下，列傳第一百四十下，文苑下，頁107。

⁶ 李白〈大鵬賦〉從《莊子·逍遙遊》中鯤化為鵬之寓言為開端，以大鵬自喻遠大的志向和抱負。

⁷ 清聖祖：《全唐詩》，卷一百六十八，頁77。

⁸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·選舉志》，卷四十四，志第三十四，選舉上，頁85-86。

⁹ 華翔鳳：〈淺析唐代制舉制度〉，《青春歲月》（2012年12月），頁426。

¹⁰ 陳鐵民：〈制舉——唐代文官擺脫守選的一條重要途徑〉，《文學遺產》第六期（2012年），頁141-142。

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，地不語而百物生。白人焉，非天地，安得不言而知乎？敢剖心析肝，論舉身之事，便當談笑，以明其心。而粗陳其大綱，一快憤懣，惟君侯察焉！¹¹

說明自己非天地，而無法不言語而有所作為，怨他斗膽剖析內心想法、論述生平經歷，以表明自己、一洩不滿，希望裴長使能夠明察焉；接著開始自白家世和離鄉後的故事，敘述與友人隱居大匡山，受地方長官之薦卻拒絕，表示他們淡泊名利，氣節高尚：

又昔與逸人東岩子隱於岷山之陽，白巢居數年，不跡城市。養奇禽千計，呼皆就掌取食，了無驚猜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，詣廬親睹，因舉二人以有道，並不起。此則白養高忘機、不屈之跡也。¹²

在此的大匡山隱居不應赴試之事蹟，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裡亦有提到：「十歲通詩書，既長，隱岷山。州舉有道，不應。¹³」有道是唐代科舉取士制科科名¹⁴，廣漢太守推舉他們參加有道科的考試，他們都不去，可見當時李白是如此地不屑於運用最普遍的方式進入官場，而他在詩文中常常推崇的司馬相如亦是以辭賦而受到漢武帝賞識的，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居久之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，侍上。上讀子虛賦而善之，曰：『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！』得意曰：『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。』上驚，乃召問相如。¹⁵」推知李白可能有意追隨，又或許是加上少年時期受到眾人的刮目相看，自負的他認為憑著自己一身本事，是不能和普通人相提並論的，因此李白反對不通時務的傭儒，不願被制式化的科舉拘束，所欲追求的是一蹴可幾地坐上官位，然而往後走上干謁之路的他萬萬沒想到事情並非如此容易。

李白大約在十八歲時隱居大匡山，當時山上住著唐朝著名縱橫家——趙蕤，朝廷曾多次徵召趙蕤，他都不肯出仕，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云：「趙蕤者，梓川鹽亭縣人也，博學韜鈴，長於經世。夫婦俱有節操，不受交辟。¹⁶」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亦有云：「趙蕤《長短要術》十卷，字太寶，梓州人。開元，召之不赴。¹⁷」李白在岷山隱居時期拜其為師，思想上受到深遠的影響，有道不應之事中與他一同隱居之友之一指的即是趙蕤¹⁸；除了看待名利之態度受影響，在政治觀方面亦有淵源，李白向其學

¹¹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62。

¹² 同上註，頁64。（郁賢皓：《新譯李白文集》，頁170。岷山之陽：岷山，在今四川北部，綿延四川、甘肅兩省邊境，為長江、黃河分水嶺，岷江、嘉陵江發源地；陽，山之南，水之北，此即指大匡山。）

¹³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，卷二百零二，列傳第一百二十七，文藝中，頁178。

¹⁴ 郁賢皓：《新譯李白文集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17年6月初版一刷），頁171。

¹⁵ 司馬遷：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），卷一百一十七，第五十七，頁8。

¹⁶ 孫光憲：《北夢瑣言》（台北：源流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卷五，頁144。

¹⁷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，卷五十九，志第四十九，藝文三，頁131。

¹⁸ 郁賢皓：《謫仙詩豪李白》（台北：雲龍出版社，1991年10月台一版），頁11。

習了帝王統治之術，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即有提到：「然喜縱橫術。¹⁹」後來能常常見到他在作品中暢談王霸之道、縱橫之術，這也是他所盼望的政治理想。

在〈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〉中，李白以擬人手法，穿插各種典故，以壽山名義回擊孟少府移文，並清楚表明自己志向：

將欲倚劍天外，掛弓扶桑。浮四海，橫八荒，出宇宙之寥廓，登雲天之眇茫。俄而李公仰天長吁，謂其友人曰：「吾未可去也。吾與爾，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一身。安能淩君紫霞，蔭君青松，乘君鸞鶴，駕君虯龍，一朝飛騰，為方丈、蓬萊之人耳，此則未可也。」乃相與卷其丹書，匣其瑤琴，申管、晏之談，謀帝王之術。奮其智能，願為輔弼。使寰區大定，海縣清一。事君之道成，榮親之義畢，然後與陶朱、留侯，浮五湖，戲滄洲，不足為難矣。即僕林下之所隱容，豈不大哉！²⁰

「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一身。」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影響了李白，他先是拒絕服雲駕鶴、成為蓬萊之人，期望自己「申管晏之談，謀帝王之術。」傾盡全力為國效力，使寰宇天下清平統一，在完成事君之道、榮欽之義後便功成身退，說明李白期望成就儒家事業，再實踐道家理想，這就是他終其一生所奮鬥的目標，然而李白仕途人生未能功成，所以也說不上身退。

〈上安州裴長史書〉中表達自身高潔的品行後，李白舉出益州蘇長史和郡督馬公賞識其才學，暗示裴長史自己是有可尚之處的人才並開始吹捧他：

伏惟君侯，貴而且賢，鷹揚虎視，齒若編貝，膚如凝脂，昭昭乎若玉山上行，朗然映人也。而高義重諾，名飛天京，四方諸侯，聞風暗許。倚劍慷慨，氣干虹蜺。月費千金，日宴群客，出躍駿馬，入羅紅顏，所在之處，賓朋成市。故詩人歌曰：「賓朋何喧喧！日夜裴公門。願得裴公之一言，不須驅馬將華軒。」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，豈不由重諾好賢，謙以得也？而晚節改操，棲情翰林，天才超然，度越作者。屈佐鄖國，時惟清哉。稜威雄雄，下懼群物。²¹

文中李白從各種方面去恭維裴長史，以激問句型強調裴安州是因為「重諾好賢，謙以下士」而得到這樣的好名聲，後又讚揚他晚年傾情文學，也是才高八斗、超然非凡，現在屈任安州長史而使時局清明，威風凜凜、懾服部下。然而文章讀來似乎太過矯情，尤其是此段之四言駢句，顯然是諂媚之辭，一如在〈上安州李長史書〉中亦有如此言語：

¹⁹ 歐陽修、宋祁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，卷二百零二，列傳第一百二十七，文藝中，頁178。

²⁰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72-73。

²¹ 同上註，頁65-66。

伏惟君侯明奪秋月，和均韶風，掃塵辭場，振發文雅。陸機作太康之傑士，未可比肩；曹植為建安之雄才，惟堪捧駕。天下豪俊，翕然趨風，白之不敏，竊慕餘論。²²

當時因酒醉誤撞李長史車馬，用了許多典故和理由，希望李長史能像前賢那樣原諒自己，不但不加罪反而給予禮遇；此段文字中同樣以四言駢句方式呈現，形容李長史的聰明才智連陸機、曹植皆無法媲美，天下的豪士俊傑都對他甘拜下風，顯然有過度誇大之嫌。此處亦暴露出李白庸俗的一面²³，僅僅因為頂撞了李長史車馬，就嚇得魂飛魄散，雖然當下就得到李長史的諒解，但他還是誠惶誠恐，而寫了這封信，並說了許多諂媚之語，也說明當時李白初到安州無依無靠的處境。

即便李白極力自薦、勇於表述自己的優點，並且頌揚對方，然而官員們卻愛理不理。〈上安州裴長史書〉中敘述他仰慕裴長史已經十年，現在終於有機會視隨於長史身後，豈會料到忽有謗言產生、在眾口間累積詆毀李白，為表示自己是清白的，若誹謗之事屬實，則甘願受罰任由處置，假設真有其事，又豈敢命目張膽上書自陳？又用東海太守不願鞭撻甯越以立威名的典故來刺激裴長史²⁴，文末寫到：

若赫然作威，加以大怒，不許門下，逐之長途，白即膝行於前，再拜而去，西入秦海，一觀國風，永辭君侯，黃鵠舉矣。何王公大人之門，不可以彈長劍乎？²⁵

若裴長史怒然作威而驅逐自己，李白便要離開此地前往長安，最後用馮諼長鋏歸來之典故表示要投靠他人²⁶。此段文字充滿自信和瀟灑，然而直接道出若不禮遇自己的後果，對執政者來說是語帶威脅的。現今我們從歷史來看，不久後李白便赴長安，看來裴長史是沒有再度接納李白的。

開元十八年（西元730年）李白入京後，選擇在終南山隱居，希望藉由終南捷徑的手段得到君主眷顧，《新唐書·盧藏用傳》裡提到終南捷徑的典故²⁷，不同於盧藏

²²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57。

²³ 郁賢皓：《新譯李白文集》，頁171。

²⁴ 劉義慶：《世說新語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），上卷下，政事第三，頁10。（王安石作東海郡，吏錄一犯夜人來。王問：「何處來？」云：「從師家受書還，不覺日晚。」王曰：「鞭撻甯越以立威名，恐非致理之本。」）

²⁵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67-68。

²⁶ 劉向：《戰國策·齊人有馮諼者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卷十一，齊策四，頁2-3。（馮諼倚柱彈其劍鋏，三度歌曰「長鋏歸來乎」，孟嘗君皆使人給其食用，無使乏。于是馮諼不復歌。）

²⁷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·盧藏用傳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），卷一百二十三，列傳第四十八，頁23。（始隱山中時，有意當世，人目為「隨駕隱士」。晚乃徇權利，務為驕縱，素節盡矣。司馬

用汲汲營營為追求高官厚祿、榮華富貴為目的，李白「金高南山買君願」²⁸是為了達成「申管晏之談，謀帝王之術」的理想，功成後便要歸隱山林。而後李白結識許多人，見到了宰相張說，但不久後張說因重病離世，後又結識其子張垞。張垞安排李白作客於終南山玉真公主別館，卻因張垞善妒賢才而受冷遇，欲見玉真公主又未果，李白因此作詩埋怨張垞²⁹。

李白向玉真公主獻上〈玉真仙人詞〉，內容寫道：「幾時入少室，王母應相逢。³⁰」此處的少室便是指少室山，位於河南登封縣北，少林寺即座落於此，被認為是神靈出沒、仙人得道的聖地。玉真公主年輕時便入道，於多處興建道觀，故而李白在此處祝福玉真公主得道成仙的之言，是投其所好，希望藉由讚頌能得到玉真公主的引薦，一朝平步青雲。又在〈長相思二首〉內寫：「美人如花隔雲端。上有青冥之長天，下有淥水之波瀾。天長路遠魂飛苦，夢魂不到關山難。長相思，摧心肝。³¹」這不僅寫出了李白對玉真公主的思慕之情，也藉「美人」暗喻君王，說明不論當官之途多麼艱辛，仍然期許自己能報效國家，展現其出仕的豪情。然而後來玉真公主引薦的對象是詩佛王維，李白還是未能干謁成功。

開元二十二年（西元734年），韓朝宗出任荊州長史兼襄州刺史，當時人們傳頌：「生不用封萬戶侯，但願一識韓荊州。」韓朝宗向來以喜歡獎掖後進聞名，因此李白把握機會毛遂自薦，上呈了〈與韓荊州書〉。文章首先大力讚揚韓朝宗，以周公吐哺握髮之事比喻他提拔後進，並說明自己心雄萬夫、倚馬可待，接著又歌頌對方品德和自身才學：

君侯製作侔神明，德行動天地，筆參造化，學究天人。幸願開張心顏，不以長揖見拒。必若接之以高宴，縱之以清談；請日試萬言，倚馬可待。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，人物之權衡，一經品題，便作佳士。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揚眉吐氣，激昂青雲耶？³²

這邊的敘述似乎又過於誇飾，過譽韓朝宗的文章和作為堪比神明天地，而李白竟要求他不要因為長揖不跪拜而拒見，古代禮節中只有平輩間才能互相作揖，李白只是平民，見到長官長揖不拜是極為失禮的，又誇大韓荊州是掌握權衡全天下的文章和人品，彷彿也在暗示自己的作品是天下第一，若不舉薦李白便是有眼無珠，最後又用反問語氣示意朝宗不要吝惜，文字間透露出其瀟灑之姿與傲氣之骨。

承禎嘗召至闕下，將還山，藏用指終南曰：「此中大有嘉處。」承禎徐曰：「以仆視之，仕宦之捷徑耳。」藏用慚。）

²⁸ 清聖祖《全唐詩》：卷一百六十八，頁63-64。

²⁹ 清聖祖《全唐詩》：卷一百六十八，頁56。（吟詠思管樂，此人已成灰。獨酌聊自勉，誰貴經綸才。彈劍謝公子，無魚良可哀。）

³⁰ 清聖祖《全唐詩》：卷一百六十七，李白〈玉真仙人詞〉63-64。

³¹ 清聖祖《全唐詩》：卷一百六十五，李白〈長相思〉，頁184。

³²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60。

接著例舉前人提拔賢士之事被先代所美，以及韓朝宗受推薦人才報恩，使李白感動並甘願為其效勞：

昔王子師為豫州，未下車即辟荀慈明，既下車又辟孔文舉。山濤作冀州，甄拔三十餘人，或為侍中、尚書，先代所美。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，入為祕書郎。中間崔宗之、房習祖、黎昕、許瑩之徒，或以才名見知，或以清白見賞。白每觀其銜恩撫躬，忠義奮發，白以此感激，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，所以不歸他人，而願委身國士。儻急難有用，敢效微軀。³³

李白本懷有儒家明君賢臣的憧憬，期許君主能施行仁政、任賢舉能、廣施教化，使人民安和樂業、天下安定，若能得韓荊州舉薦，必定知恩圖報，透露出其「待吾盡節報明主，然後相攜臥白雲³⁴」、「願一佐明主，功成還舊林³⁵」的報明主思想³⁶。然而韓朝宗喜獎掖後進，曾薦舉嚴協律、崔宗之、房為祖、黎昕、許瑩等人之事，史傳皆未見記載，更有人認為《新唐書·韓思復傳》所載之「朝宗喜識拔後進，嘗薦崔宗之、嚴武於朝，當時士咸歸重之」一段亦是根據〈與韓荊州書〉之敘述而增補。即便有些許過譽之嫌，李白在此段分寸得宜、表現的不卑不亢，字裡行間可感受到他亟欲想亦展抱負的真誠。李白積極用世的態度卻仍未打動韓朝宗，也許是他在結語時以「惟君侯圖之」戛然收尾，頗為意味深長，似乎帶有言下之意——就看你有無慧眼識我這位賢才，雖然最後求職未果，但此文寫得氣勢雄壯，為李白千古傳誦的名作。

開元二十三年（西元735年），李白西遊時，恰逢唐玄宗狩獵，李白便趁機獻上〈大獵賦〉，內容提到：

今聖朝園池遐荒，殫窮六合，……粵若皇唐之挈天地而襲氣母兮，粲五葉之葳蕤。惟開元廓海宇而運鬥極兮，總六聖之光熙。誕金德之純精兮，漱玉露之華滋。文章森乎七曜兮，制作參乎兩儀，括眾妙而為師。……所以噴血流川，飛毛灑雪。乍若乎高天雨獸，上墜於大荒；又似乎積禽為山，下崩於林穴。陽烏沮色於旭日，陰兔喪精於明月，思騰裝上獵於太清，所恨穹昊之路絕。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，萬方來同，雖秦皇與漢武兮，復何足以爭雄？³⁷

此處表明了李白對唐玄宗文章的高度讚許，說明唐玄宗的文章體氣高妙，參乎天地的造化。甚至誇耀了唐玄宗的治理才能，說明唐代的領土極廣，大大勝於漢朝，是漢朝所無法比擬的。再者，文章最後還說了「使罔象掇元珠於赤水，天下不知其所如

³³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61。

³⁴ 清聖祖：《全唐詩》，卷一百六十八，李白〈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〉，頁57。

³⁵ 清聖祖：《全唐詩》，卷四十七，李白〈留別王司馬嵩〉，頁55。

³⁶ 陳敏華：《李白文研究》（高師大國文系，2010年），第二章，頁74。

³⁷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七，頁15-21。

也。」在《莊子·天地篇》中就提到：「黃帝游乎赤水之北，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，還歸，遺其玄珠。³⁸」可以知曉元珠、赤水等詞，便是出自莊子，是帶有道家思想的字眼。而當時唐玄宗治理時雖儒、釋、道家皆推崇，但修身之道多取自道家，政治上要清靜無為，修身上要寡欲、虛心。故而李白在最後引用了道家的典故，可以看出是為了以迎合當時唐玄宗崇尚道家的思想，再加上前面所提的誇耀唐玄宗之文、稱許唐代之詞，李白其討好、想得到唐太宗讚賞而得以任官之心就不言而喻了。但是最終〈大獵賦〉並未給唐玄宗留下深刻的印象，當然也沒有得到唐玄宗的青睞了。

（三）、李白干謁文之特色

1、強烈自信的態度

（1）、李白在〈與韓荊州書〉中提到：

白隴西布衣，流落楚、漢。十五好劍術，遍幹諸侯。三十成文章，歷抵卿相。雖長不滿七尺，而心雄萬丈。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。此疇曩心跡，安敢不盡於君侯哉！³⁹

李白在此段開頭便以自己的名字自稱，而非使用竊、僕、不才等謙詞，展現出對李白自信的人格特質，雖然有求於人，可是也不會低聲下氣的哀求他人，保留自身的尊嚴。雖然自信，但李白對韓荊州的禮數一點都沒有少，不僅大大讚賞韓荊州的文章，還誇讚韓荊州在品評文章上的才能，甚至在提到自己比較不擅長的政治謀劃的時候，李白亦是極盡地自謙。故而在此段介紹自己的心志時，李白非常坦白的告訴韓荊州自己的雄大的抱負，沒有自卑的隱藏，亦沒有自傲的誇耀自己的長才、對上位者不敬，整段文字展露出李白不卑不亢的氣度。

（2）、李白在〈上安州裴長史書〉內說：

白本家金陵，世為右姓。遭沮渠蒙遜之難，奔流鹹秦，因官寓家。少長江漢，五歲誦六甲，十歲觀百家，軒轅以來，頗得聞矣。常橫經籍詩書，制作不倦，迄於今三十春矣。……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。……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。……此則白養高忘機、不屈之跡也。……白必能使精誠動天，長虹貫日，直度易水，不以為寒。若赫然作威，加以大怒不許門下，逐之長途，白即膝行於前，再拜而去，西入秦海，一觀國風，永辭君侯，黃鵠舉矣。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？⁴⁰

³⁸ 莊子：《莊子·天地篇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7年），外篇，天地十二，頁111。

³⁹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59-60。

⁴⁰ 同上註，頁63-65。

李白在此文依然是以白自稱，沒有使用謙辭。再者李白在此文誇獎自己是博學多聞的人，並且有樂善好施、存交重義、養高望機與不屈的美德，又借他人之口的肯定與讚賞，來證明自己的文章寫得很好，藉此表達出自己遠大的抱負與卓越的才能。如此便展現出李白自信的特質了，卻又不會因此令人感到驕傲，因為李白在本文不僅誇獎裴長史為官清廉，還讚美了裴長史謙虛、禮賢下士、高義重諾的崇高德行。所以在此文中，李白不卑不亢的人格特質也昭然若揭。

2、意象之運用

李白干謁文當中，常使用各種意象來表達自己的情志，特別是自然界的景物，將所見之感官特性而生的心象投射為文字，讓自身的文字充滿美感、更加洗鍊，如以下所示：

(1)、李白在〈贈徐安宜〉內提到：

發君樹桃李，歲晚托深期。⁴¹

桃李因其果實很多，所以常常被拿來象徵老師的學生眾多。此處的樹桃李，其實正是希望自己能受賞識，讓在上位者廣納人才，間接地表達了自己渴望被任用之心跡。

(2)、李白在〈贈崔侍御〉中寫到：

扶搖應借力，桃李願成陰。⁴²

在此處的桃李也是指老師有眾多弟子，希望自己能受到提拔與賞識，成為名士之徒，為選拔自己的人效忠。

(3)、在〈贈常侍御〉中寫：

登朝若有言，為訪南遷賈。⁴³

⁴¹ 清聖祖：《全唐詩》，卷一百六十八，頁51。

⁴² 同上註，頁64。

⁴³ 清聖祖：《全唐詩》，卷一百七十，頁108。

在此使用了賈誼遭讒言陷害，被貶謫到長沙的典故，以賈誼來象正李白自己，說明自己也是遭到讒言的陷害，希望常侍御能舉薦自己，不要受到讒言的影響。

(4)、李白在〈上李邕〉文中言：

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九萬里。
假令風歇時下來，猶能簸卻滄溟水。⁴⁴

鵬鳥意象最早源於莊子的《逍遙游》：「鵬之徙于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轉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後來便被廣泛地運用來表達自己高遠志向。此處之大鵬也不例外，便是李白自身抱負的象徵，以大鵬自詡，希望自己能得到他人之引薦，幫助自己得到高飛的機遇。

3、多用典故

(1)、李白在〈與韓荊州書〉內談及：

豈不以有周公之風，躬吐握之事，使海內豪俊，奔走而歸之，一登龍門，則聲價十倍！……昔王子師為豫州，未下車，即關荀慈明，既下車，又關孔文舉；山濤作冀州，甄拔三十餘人，或為侍中、尚書，先代所美。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，入為祕書郎，中間崔宗之、房習祖、黎昕、許瑩之徒，或以才名見知，或以清白見賞。⁴⁵

在此文中用到了周公吐哺握髮、王子師推舉荀慈明與孔文舉、山濤選拔許多人才、韓荊州推薦眾人入朝當官的例子，來比喻韓荊州是推薦能人的伯樂，而自己就是受推舉的人才、千里馬。

(2)、李白在〈上安州裴長史書〉中提到：

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：「何所從來？」答曰：「從師受學，不覺日晚。」王曰：「吾豈可鞭撻寧越，以立威名。」想君侯通人，必不爾也。⁴⁶

⁴⁴ 清聖祖：《全唐詩》，卷一百六十八，頁77。

⁴⁵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59-61。

⁴⁶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62。

在這句話中，用了晉代東海郡守王承的典故，《世說新語·政事》記載：「王安期作東海郡，吏隸一犯夜入來，王問：『何處來？』云：『從師家受書還，不覺日晚。』使吏遂令歸家。」在此處李白即是以寧越來比喻自己，以王東海來比喻裴長史，目的是希望裴長史如王承一樣，不要聽信他人讒言，並且希望裴長史能相信自己是有才能且品行高尚之士。

（3）、李白於〈上安州李長史書〉裡言：

一言見冤，九死非謝。白孤劍誰託，悲歌自憐，迫於淒惶，席不暇暖。寄絕國而何仰？若浮雲而無依，南徙莫從，北遊失路；遠客汝海，近還城。昨遇故人，飲以狂藥，一酌一笑，陶然樂酣。困河朔之清觴，飫中山之醇酎。⁴⁷

用了墨子席不暇暖、中山玄石醉酒的典故，來說明李白自身漂泊異鄉的淒涼處境，典故與李白的情緒交融，讓此段文字更加生動，飽含感情。

4、誇張的寫作手法

（1）、李白在〈與韓荊州書〉中提及：

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：「生不用封萬戶侯，但願一識韓荊州。」何令人之景慕，一至於此耶！豈不以有周公之風，躬吐握之事，使海內豪俊，奔走而歸之，一登龍門，則聲價十倍！所以龍蟠鳳逸之士，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。……君侯製作侔神明，德行動天地，筆參造化，學究天人。幸願開張心顏，不以長揖見拒。必若接之以高宴，縱之以清談，請日試萬言，倚馬可待。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，人物之權衡，一經品題，便作佳士。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揚眉吐氣，激昂青雲耶？⁴⁸

此段文字首先是先讚賞了韓荊州舉薦人才的才能，用受萬世推崇的周公來比喻韓荊州有識人之明，後來又誇讚了韓荊州的文章寫得極好，甚至都參與到自然的造化當中了，接著再讚美了韓朝宗在品評文章上的長才，說韓荊州是文章品評的權衡人物，可以說是對韓荊州極為誇張的高度吹捧。

（2）、李白的〈上安州裴長史書〉中寫：

⁴⁷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56。

⁴⁸ 同上註，頁59-60。

而高義重諾，名飛天京，四方諸侯，聞風暗許。倚劍慷慨，氣幹虹，月費千金，日宴群客。出躍駿馬，入羅紅顏，所在之處，賓朋成市，故詩人歌曰：「賓朋何喧喧？日夜裴公門。願得裴公之一言，不須驅馬埒華軒。」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？豈不由重諾好賢，謙以下士得也？而晚節改操，棲情翰林，天才超然，度越作者。屈佐鄭國，時惟清哉！稜威雄雄，下懼群物。白竊慕高義，已經十年，雲山間之，造謁無路。今也運會，得趨末塵，承顏接辭，八九度矣。⁴⁹

此段文字亦是對裴長史的高度讚賞，書其名飛天京、所在之處賓朋成市，都是對裴長史名聲誇張的描述。甚至說裴長史的一句話是十分珍貴的，在此的用意一如〈與韓荊州書〉內寫的：「生不用封萬戶侯，但願一識韓荊州。」一樣，就是在誇耀裴長史提拔後進之言是多麼有份量。

（四）、李白干謁文之成就與影響

六朝之駢文文風華美綺麗，而干謁文卻在初唐開創了全新的寫作風格。干謁文本是一種應用文體，為達到干謁目的即可，但此時卻誕生許多佳作，將自身的情感投入道文章當中，文采飛揚、文章生動有趣，讀來極具感染力，不會使人感到枯燥乏味，其中李白的〈與韓荊州書〉、〈上安州裴長使書〉、〈上安州李長史書〉便是代表，這些文章裡展現的自信、豪放不羈的態度，讓唐代的文風更加生動，不是只有華美、死板的四六文，開創了全新的創作模式。

三、結論

從這些資料當中，我們對李白的干謁之路有更全面的了解，也藉此歸納出其干謁文之特色與其文學成就，亦對他的行文特色、以及李白在文章中所展現的理念，有更深層的認識。

李白的思想主要受到多元諸子學說交互影響。他積極求官、期望被君主所用，達則兼濟天下、窮則獨善其身，事成後將會回報明主，展現明君賢臣之間的忠義，這是儒家理念；至於一展經世濟民抱負的方式，則是申管晏之談、謀帝王之術，遍干諸侯的行為似乎像是春秋戰國時期，縱橫家四處外交遊說，以達成政治理想，這是縱橫思想；自比如大鵬般的豪氣萬千，展翅起飛遨遊於天際，渾身散發一股瀟灑傲氣，喜歡求仙學道，在功成後便歸隱山林，這是道家表現。

李白的干謁之路可以說是十分坎坷，寫了許多文采斐然的干謁著作，卻沒有被伯樂看重，也造成了自己內心的矛盾——雖然擅長寫詩文，可是在政治謀劃上本就不是李白的長處，又因時代觀念的影響，讓文人有了一定要追求入仕的想法，故而造成了李白不順的仕途。李白干謁文之特色包括自信的書寫態度、多用典故與意象、誇張的

⁴⁹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卷三百四十八，頁62。

寫作手法，而這些都讓李白的文章獨樹一幟，不僅態度樂觀積極，而且情感深刻、動人。至於李白干謁文之成就則是在駢文盛行之時，開創了新的創作模式，讓文風更多元，也展現了生動多彩的唐代之聲。

四、引註資料

-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66年。
- 劉昫：《舊唐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66年。
- 清聖祖：《全唐詩》，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5月初版。
-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11月初版。
- 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。
- 孫光憲：《北夢瑣言》，源流出版社，1983年。
- 劉義慶：《世說新語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。
- 劉向：《戰國策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- 莊子：《莊子》，中華書局，1967年。
- 郁賢皓：《謫仙詩豪李白》，雲龍出版社，1991年10月台一版。
- 郁賢皓：《新譯李白文集》，三民書局，2017年6月初版一刷。
- 王運熙、李寶均：《李白》，萬卷樓圖書，1979年12月初版。
- 陳敏華：《李白文研究》，高師大國文系，2010年。
- 陳彥朗：〈李白干謁失敗原因之探究〉，《佛光人文學報》第三期，2020年。
- 華翔鳳：〈淺析唐代制舉制度〉，《青春歲月》，2012年12月。
- 陳鐵民：〈制舉——唐代文官擺脫守選的一條重要途徑〉，《文學遺產》第六期，2012年。

論述結構已初具規模，對學術論文格式有初步掌握，大一上即能有展現，算是可貴。要加強之處仍多，如：單篇論文的分項與學位論文不同，因篇幅不大，實不需分得太瑣碎，如「前言」底下無須又分「研究動機」、「目的」、「方法」等；「正文」不適合當標題，直接標示「正文」底下的標題即可；本文所討論重心是李白的干謁文，即「李白干謁文之分析」及「李白干謁文之特色」二項，內容算是豐富，但二項所述的區隔是什麼？特別是從標題無法看出來；另外，討論的李白干謁文並未局限在〈與韓荊州書〉，故題目當重新思考。